

如何管理明星选手的市场价值值得反思

孙杨“穿衣门”并非“小事情”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是泳池中连夺三金的超级明星，也是领奖台上三度“换装”的话题主角，孙杨如同“天使”与“魔鬼”的合体，在开幕不过四天的亚运会赛场掀起千层浪。一身与众不同的领奖服，将这位中国游泳的领军者推入了舆论漩涡。一时间，漠视规则、缺失契约精神的批评，明星选手不该享受特权的指责，甚至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拷问，都将靶心对准了他。

“对我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小事情，不会影响我。”面对漫天非议，孙杨直至第三比赛日才轻描淡写地作出回应。但真的只是一桩小事？对于孙杨本人乃至整个中国体育而言，这场“穿衣风波”皆是值得反思的大课题。

三次“换装”，妥协中抗争

自亚运会游泳大战进入第二比赛日起，场上焦点就不止于中日交锋、金牌归属，还有——“孙杨今天穿什么？”首日站上200米自由泳冠军领奖台，孙杨因旗杆故障时要求重升国旗而备受好评，“圈粉”无数。但与此同时，他一身醒目的黄色领奖服与身边获得铜牌的队友截然不同，引发舆论一片哗然。来自同一代表团的获奖选手，身穿不同款式的领奖服同登领奖台，这在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中实属罕见。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奥委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安踏体育当晚即发表措辞强硬的海报和声明，谴责孙杨未按契约要求和国家代表队统一形象，身穿统一官方领奖服领奖，“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规则的尊重有重大影响。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面对来自安踏和舆论的压力，孙杨在第二比赛日换上了代表团统一领奖服。不过，颁奖过程中，他始终将一面巨大的国旗紧紧包裹住上衣，位于胸口的品牌标识也提前以国旗贴纸遮盖。走下领奖台后，绕场致谢的他第一时间脱去外套，露出自己签约品牌的T恤。一举一动间，都流露出换装的不情愿。

用国旗遮盖品牌标识的做法，或许已是妥协之举。支持者以迈克尔·乔丹为例，篮球飞人在1992年时也曾身披国旗登上奥运会领奖台，以遮盖领奖服上的品牌标识。然而，舆论对此并不买账，直指孙杨“将国旗作为谋私、遮丑的工具”，他的“小聪明”招致了新一轮炮轰。于是在第三比赛日，强势夺取400米自由泳冠军的孙杨再一次“换装”——依旧穿着统一领奖服，不再用国旗贴纸将品牌标识遮盖，而是将衣领尽可能翻开把胸前标识遮挡，同时将颁奖获赠的吉祥物抱紧在胸前标识位置。这一“巧妙”的处理方式，也在今夜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颁奖仪式上延续。与队友一同领取银牌时，孙杨先是将国旗搭在右肩让标识“隐身”，拿到吉祥物后便紧抱在了右侧胸口。

四天三度“换装”，在这场关于穿衣

的博弈中，孙杨及其团队可谓费尽心思，努力地在妥协中抗争。

多方角力，规则是底线

看得见的“换装”背后，是看不见的多方角力。孙杨的违规显而易见，后续一连串抗争式“妥协”却讳莫如深。

从安踏的声明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团选手需身穿统一服装领奖被明确列入合作契约。既然有约在先，孙杨身穿竞品站上领奖台，造成的后果无疑就是中国代表团的违约。在体育世界里，尊重和遵守规则是基本前提。如果说，将“穿衣门”上升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的取舍言之过甚，按照契约精神来执行规则是起码的行事准则。如“中国之声”所言：“孙杨为国争光有功，但所有运动都要遵守规则，商业规则也是规则。领奖服事件可能无关国家利益，但作为明星运动员带头违规，还声称这是‘小事情，不会影响我’，无疑是带了个坏头。”

作为一名世界顶尖的明星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原本无可厚非。然而，当个人权益与集体权益产生冲突时，契约和规则便是底线。如果以成绩层面的“话语权”肆无顾忌地挑战规则的底线，最终只会两败俱伤。就像游泳比赛中出抢跳会被

取消比赛资格，不受规则的约束，就要受到规则的惩罚。

略显微妙的是，孙杨签约的个人赞助商361同时也是中国游泳队和亚运会的官方赞助商。当身为中国游泳队队长的孙杨公然做出违约之举时，管理的缺失和纵容也成为无可回避的问题。长期以来，明星运动员的商业开发，始终是中国体育市场化转型发展的短板。仅以国家游泳队为例，早在2011年游泳世锦赛时，孙杨就曾因身穿非官方品牌的服装出席新闻发布会而引发争议；尔后，红极一时的宁泽涛也因商业代言冲突与国家队决裂，逐渐淡出了世界大赛

的舞台。

明星运动员需要展现自我的平台和保障，项目市场化发展需要倚赖明星选手的商业价值，只有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明确权益边界，利益分配透明，采取规范、专业、有效的方式管理明星选手的市场价值，才能实现两者的共赢。

或许是从不影响运动员比赛的角度出发，孙杨“穿衣门”事件发酵至今，安踏体育提出的“我们相信中国代表团对于违纪违规的事件，将会有公正的处理决议”尚未得到公开回应。但沉默，并不能真正化解危机。

(本报雅加达8月22日专电)



与前一天一样，在领奖台上的孙杨（右二）用吉祥物牢牢护住右胸口。

视觉中国

新加坡泳将斯库林打破“中日垄断”

本报雅加达8月22日专电（特派记者谷苗）中日两强“垄断”亚运游泳金牌的局面，终被新加坡名将约瑟夫·斯库林打破。在今夜上演的男子100米蝶泳决赛中，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冠军以51秒04的成绩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了亚运会纪录。

爆冷击败偶像菲尔普斯，为新加坡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原本默默无闻的斯库林在里约一鸣惊人。他当时游出的50秒39的成绩改写了“非鱼”保持的奥运纪录，也使他成为

亚洲纪录的拥有者。

而在今天这场亚运会100米蝶泳的卫冕战中，预赛就排名首位的斯库林从第四道出发，前50米过后奠定优势，最终力压中国名将李朱濠和日本选手小堀勇气率先触壁。赛后，以51秒46名列次席的李朱濠坦言，“其实斯库林和我都还没游出最好状态，但他表现更出色一些。”

其余七个项目的金牌，依旧被中日两队瓜分，中国队收获其中三枚，稍落下风。在传统强项女子200米蝶

泳决赛中，张雨霏以2分06秒61的成绩封后，日本选手分列二、三位；李冰洁与杨浚瑄在女子200米自由泳角逐中包揽冠军，成绩分别是1分56秒74和1分57秒48，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五连冠；压轴上演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由徐嘉余、闫子贝、张雨霏和朱梦惠组成的中国队强势登顶，3分40秒45的成绩也改写了赛会纪录。

日本队则在三个单项和一个接力项目上夺冠。其中，带伤上阵的“洪

荒少女”傅园慧未能成功卫冕女子100米仰泳冠军，酒井夏海以59秒27折桂；有打腿犯规嫌疑的小关也朱笃以58秒86的成绩战胜闫子贝，拿到男子200米蛙泳金牌；濑户大也与萩野公介携手出击，在男子400米混合泳较量中力压中国名将汪顺，包揽前两名；而备受瞩目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大战，孙杨领衔的中国队以3分13秒29的成绩排名第二，无缘三连冠，日本队以3分12秒68的成绩夺金。

男队夺冠 女队丢金 国羽团体赛喜忧参半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朋加诸体育中心羽毛球馆，直至深夜仍人声鼎沸，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为羽毛球而疯狂的国度。亚运会羽毛球团体大战今晚结束争夺，整体优势不复存在的国羽喜忧参半：由林丹、谌龙领衔的男队以3比1力克东道主印度尼西亚队，第六次称霸亚运会赛场；而新人当家的女队则以1比3不敌日本队，冲击六连冠未果。

在“魔鬼主场”6000余名观众的声浪中迎战东道主，中国队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首场单打，派上小将石宇奇出战的中国队意外“收礼”，对方球员金延在决胜局关键时刻因伤退赛，国羽率先拿下一分。随后的男双较量，李俊慧/刘雨辰以0比2不敌基迪恩/苏卡穆约，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

决定比赛走势的第三场，担当第二单打的谌龙迎战名将乔纳坦。由于关键球处理失误，开局一路领先的谌龙反以19比21先失一局。不利局面下，里约奥运会冠军迅速调整心态，连胜两局完成逆转，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改写为2比1。“现在世界男单整体水平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赢下比赛。”苦战89分钟拿下关键一战，谌龙激动地指着胸前的国旗庆祝胜利，“就像今天，非常艰苦。在这个‘魔鬼主场’，只能跟他们搏，不搏就没有机会。”

带着总比分领先的优势登场，二号男双刘成/张楠不负众望，凭借默契的配合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以2比1险胜“苦主”阿尔弗兰/阿德里安托，为国羽锁定金牌。而作为阵中的“定海神针”，已经开始热身的林丹最终无缘登场，在一场未战的情况下“躺冠”收官。

较早前结束的女团决战在中日两队之间展开。随着日本羽毛球近年来的强势崛起，陷入低谷的国羽女队在单、双打两线均处下风。第一场单打对决，小将陈雨菲在对阵日本名将山口茜时发挥出色，直落两局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然而，陈清晨/贾一凡在与女双世界第一福岛由纪/广田彩花的较量中未能延续胜势，被对手将总比分扳平。

最具看点的第二单打之争，何冰娇迎战世锦赛冠军奥原希望。在先失一局、意外受伤的逆境下，中国小将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但仍以1比2遗憾告负。随后上演的第二双打对决，双方实力差距明显，中国组合黄东萍/郑雨连输两局，不敌奥运冠军松友美佐纪/高桥礼华，中国队以总比分1比3告负，获得银牌。继1970年曼谷亚运会后，日本队时隔48年再夺亚运会女团桂冠。“目前国羽女队确实遇到一些挑战。”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郑雨赛后坦言，“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行，我们还要继续完善自己。”

(本报雅加达8月22日专电)

胜朝鲜以小组头名出线 决赛召唤中国女足

■本报记者 陈海翔

面对在亚运会赛场上已经连续16年无法战胜的老对手朝鲜队，中国女足昨晚凭借王霜和王珊珊的进球以2比0完胜对手。这场胜利不仅让中国女足以小组第一昂首出线，同时成功避开了日本、韩国所处的上半区，晋级决赛的形势一片大好。

“对阵朝鲜队，我们应该是以一个挑战者的心态去拼对手，想要获得好成绩，就必须比对手跑动更多、更积极。”本场比赛开始前，女足主帅贾秀全便给队员们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对阵朝鲜队，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自从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上以1比0击败对手夺冠以来，中国女足便始终无法在亚运会赛场战胜朝鲜。2002年釜山，中国女足在小组赛中以0比0与朝鲜战平；2006年多哈，女足在半决赛中以1比3不敌对手；2014年仁川，中国队更是以0比1被朝鲜挡在四强门外。

昨晚的中国女足从比赛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积极的斗志和强烈的求胜欲。第9分钟，三名中国队员在朝鲜队大禁区附近连续作出精妙配合，最终由王霜完成破门。第50分钟，球队又利用一次角球机会由王珊珊头球得分扩大领先优势，这位28岁的前锋已经在三场小组赛中打进了惊人的11球。尽管朝鲜队随后展开疯狂进攻，但面对众志成城的中国队，始终没能改写场上比分。

中国女足拼回来的这场胜利含金量十足。从赛前情况来看，由于在净胜球方面比朝鲜少两个，中国女足想要夺得小组头名唯有取胜一条路。而在达成这个目标后，球队的淘汰赛形势一片大好。在25日举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足将会迎来泰国队的挑战，虽然泰国女足近年获得了进步，但整体实力依然与中国女足存在较大差距。进入四强后，中国女足则将迎战中国台北队与越南队的胜者，这两支球队同样很难阻挡中国队的前进步伐。而在另一个半区，日本队和朝鲜队将为一个四强名额死磕，进入半决赛后两队的胜者将很可能遭遇韩国队。夺下这个宝贵的组第一后，中国女足已经一只脚迈入了决赛大门。

卡巴迪悄悄躲在亚运会的角落里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人们对卡巴迪有多狂热，在亚运赛场，这项跨越4000年的古老运动的处境就有多凄凉，从广州到仁川概莫能外。这一次，印尼人索性将其“发配”到了位于雅加达东城偏僻角落一处名为“加鲁达”的小剧场内。

从环抱式的座椅布置来看，在没有亚运会的日子，这里更像是属于马戏团或是民族歌舞表演的舞台。剧场像一座狭小而破旧的游乐园所环绕，倒也谈不上冷清。这是一处几乎没有当地人会到访的景点，过山车的海拔落差还不过两米，锈迹斑斑的车厢在轨道上吱吱作响，当地人依然能从中自娱自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南亚以外的许多地方，人们也是如此看待卡巴迪这项运动的。

除了首度引入该项目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选手再未登上过亚运会的卡巴迪赛场。每隔四年，这个神秘的名字总会因为中国的缺席而被国人提及，每一次都会与“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联系在一起。但凡亲眼见过就会明白，这带着些许调侃的类比多少有些牵强。

在卡巴迪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到诸多运动的影子：当攻方代表跨中线深入敌区时，就像是以寡敌众的拳击或跆拳道，对防守者的每一次有效触碰都能转化为得分；为不让进攻者撤回中线，人多势众的防守方会如橄榄球选手一般编织起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再以类似摔跤、相扑的方式将其围剿在己方半场，迫使对方暂时下场的同时亦能赢得分数。从四肢到躯干，



韩国卡巴迪的水平近年来有明显提高，图为韩国女队在伊朗队比赛。

视觉中国

守方的拥抱方式几无禁忌，伴随着攻方选手被重重摔落时的巨大声响，原本沉默的观众看台就会爆发阵阵欢呼。作为从古代战争演化而来的运动，激烈的对抗与原始的野性是卡巴迪永恒的主旋律。正如今日巴基斯坦选手瓦卡尔·阿里在擒抱住日本队进攻球员后，面露略带挑衅的笑容，并不停摇晃手指；而日本队主将河野峻光给出的回应则是下一回合将阿里重重摔向地面，并怒目而视。

如今人们所看到的并非卡巴迪的全部。从泥沙飞扬的室外到如今这片整洁利落的室内竞技场，这项风靡印度街头巷尾的运动在亚运赛场失去了更接地气的尘土味，也一并遗失了运

动的标志性喊叫。通常而言，在卡巴迪比赛中，选手需在进攻时不断大喊“卡巴迪”，倘若因气息不足而停止喊叫，进攻回合即告终止。伴随着运动的兴盛，这声在印度语中仅作无意义象声词的呐喊，与板球一同成为了当地运动文化的象征。但在亚运会赛场，嘹亮的呐喊却消失无踪，作为替代的则是每回合30秒进攻时间的准确计时。卡巴迪的魅力会否因此折损？竞技场内外寂静的氛围就是无声的回应，但这并非这项运动唯一的危机。

在伊朗卡巴迪女队主教练扎赫拉·拉希米内贾德看来，卡巴迪不该是专属于印度的运动，“伊朗的卡巴迪发展了2000多年，大街小巷都能看到

这项运动，妇孺皆知。”甚至，这位快语教练还对运动的起源提出质疑，“在我看来，‘卡巴迪’更像是波斯语中的词汇。”遗憾的是，拉希米内贾德也不得不承认，卡巴迪在伊朗的发展远远无法与印度相提并论，伊朗国家男队参加亚运会也不过是本世纪以来才有的事。

在印度，卡巴迪超级联赛据说有4亿收视人口，收视率甚至直逼世界杯。在经济状况平平的南亚，这项场地和装备门槛极低的运动与整个地区好似天作之合。自项目引入亚运会以来，印度人垄断了全部金牌，同一地区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曾经是印度队的劲敌。在印度媒体不断报道卡巴迪的

影响力如何渗透到亚洲的日韩、非洲的肯尼亚、南美洲的阿根廷时，这项运动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这些原本的热门地区影响力却在迅速下滑。自卡巴迪开赛，阿鲁达剧院内只有在印度队比赛时才会涌入大批媒体，部分参赛队赛后根本不会前往混采区，因为没有记者采访他们。而现场本就数量稀少的观众座椅，也大多被参赛选手的亲友或是前来观赛的其他队选手所占据。

“16岁加入海军时我才首次在军营中接触到卡巴迪，随后被国家征召。”巴基斯坦选手穆萨达·阿里一路这么走来。在这支传统强队中，多数球员都与他一样来自部队，后备人才匮乏不言而喻。同样，在一度以卡巴迪为第一运动的孟加拉国，也在发生同样的衰退。在与板球的竞争中，卡巴迪因为身体碰撞过于激烈以及对于注意力要求过高，而在年轻一代中失去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让那里的青少年不断转向足球等运动。

自1990年以来参加了每届亚运会卡巴迪比赛的队伍只有四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唯一的域外国家日本。卡巴迪在亚运会遭遇的冷清，似乎是可以预期的。不过，这项运动在雅加达迎来一次超级冷门——在男子项目20日的小组赛中，印度队以23比24不敌韩国队，这是该队参加亚运会的第一场失利，35连胜就此戛然而止。虽然失利并不会影响印度队进入半决赛，但这是否标志着项目的统治权被动摇了呢？也许，这才是卡巴迪所迎来的最好发展机会。

(本报雅加达8月22日专电)